

汉语时政块构话语的形义非均质性及英译识解

曹环¹, 刘绍龙²

¹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英语系, 浙江 绍兴

²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应用外语学院, 浙江 绍兴

发布日期: 2025年11月14日

摘要

“翻译中国”时代趋势强调源语识解和传播。本文探讨时政话语“四左右”块状构式、块状联合序列及其形义非均质性表征以及译者的认知识解和加工范式。发现“四左右”块状构式及块构联合序列均表现出强空间性特质下的块状离散性特征, 内部组配序列或因语义存在差异, 其形义的非均质性表征显著。英汉时空性差异, 驱使译文对源语块内与块间潜隐之微宏语义逻辑的深层识解和重组加工, 也制约译文强时间性特质下的显性勾连延续表征。

关键词

汉语时政块构话语; 空间性; 时间性; 块内语义关系; 块间语义关系

The Heterogeneity of Form and Meaning in Chinese Political Chunk-Constructions and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 Disambiguation

Huan Cao¹, Shaolong Liu²

¹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Zhejiang, China

²School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trend of “Translating China” underscores the importance of source-language disambiguation and effective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unk-construction of “4±1” patterns and their joint sequential arrangements in political discourse, along with their manifestations of form-meaning non-homogeneity. It further explores translators’ cognitive disambiguation and process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both the “4±1” chunk-constructions and their combined sequences exhibit characteristics of chunk discreteness under a strong spatial orientation. Internal compositional sequences may demonstrate significant form-meaning non-homogeneity due to semantic variations. The typ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tem-

文章引用: 曹环, 刘绍龙. (2025). 汉语时政块构话语的形义非均质性及英译识解. 教育學文摘, 1(2), 85-96. ISSN Print: 3079-5443; ISSN Online: 3079-5451.

DOI: 10.63313/EDU.8032

porality preference) and Chinese (spatiality preference) com-pel translated texts to engage in deep-level disambiguation and restructuring of the implicit mi-cro- and macro-semantic logic within and between chunks. This process also constrains the translated text, leading to explicit connective and continuous representations characteristic of a strong temporal orientation.

Keywords

Chunk-construction in Chinese political discourse; Spatiality; Temporality; Intra-chunk sense relation; Inter-chunk sense relati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Erytis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中国业已做为一个新兴大国走进了国际视野中心,“翻译世界”开始转向为“翻译中国”(黄友义, 2021)。时政话语研究方兴未艾,不少学者从宏观层面着手对中国时政话语外宣传传播、中国时政话语体系建设、时政特色术语翻译标准等的研究(杨平, 2017; 胡开宝, 2019; 胡安江, 2020)。其中,如何对中国时政话语进行有效传播得学界关注,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自然成了研究热点(王克非, 2010; 黄友义, 2015; 林蓉、林大津, 2016; 杨望平, 2018)。这一阶段,学者多立足于个别“关键词”或“特色词语”,如“韬光养晦”英译的翻译政治等效探究(杨明星, 2008)、“不折腾”的英译策略论证(朱纯深、张俊峰, 2011)、“中国梦”核心话语的英译辨析(杨明星, 2016)等等。然而,这些研究均未对时政话语进行系统性探究。在此驱动下,有学者指出“块状构式”是中国时政话语的语言组配特色,进而探究其块构表征及其翻译等相关问题(刘绍龙、王柳琪, 2021; 曹环、刘绍龙, 2021; 刘绍龙等, 2021)。

总而言之,过往学者对时政话语外译的对比研究多以双语语言文化差异(如广为接受的“形合意合”差异等)为切入点,而从哲学思维、认知角度进行深层探究的尚且不多,且对时政话语的全面细致性研究尚不充分。王文斌(2019)著书阐述了英汉时空性差异,而后有学者就此理论展开了特色块状话语的尝试性实证探究(曹环等, 2023; 刘绍龙等, 2021),鉴于此,本研究旨在以英汉语言基因背后的民族思维差异为切入点,探析中国时政话语中的块状构式(序列)及其形义表征的非均质性,并通过汉语源语与目的语英译的对比,揭示块构话语认知生成路径、识解范式及其背后的深层思维差异,为翻译中的语言认知思考、实践操作和研究提供思路 and 范式。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内容

实证性翻译过程,因具动态性和复杂性,其语言间的对比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重点。上世纪,国内外学者就指出汉英语言间的重要甄别特质是形合(hypotaxis)与意合(parataxis)之别。随后,学界立足这一主要区别进行了深入探究,多聚焦文学类文本,涵盖古汉语及现代汉语,成果卓然(倪宝元, 1987; 方梦之, 1997)。然而,这些研究多聚焦语言词句等本体层面差异的观察与描述,并未透过现象探究认知思维驱动。

翻译是源语与目标语之间的语言交互,是不同文化的交流,更是语言背后民族思维的碰撞。自下而上,语言层级性的形态解构可小至音位、语素,亦可大至句子、语篇;自上而下,思维决定语言使用者

对世界的认知, 塑造其对语言的加工范式。英汉词源、词素建构, 短语、句子、语篇等层面, 其背后均昭显着两种文化两个民族的思维认知差异(王文斌 2019)。而后, 学者们从汉英时空性差异着手, 对汉英两种语言的时空性差异表征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王文斌、赵朝永, 2016; 王文斌, 2019; 赵轶哲、王文斌, 2020), 然而其文本对象多为古现代汉语成语、文学文本及对应译文。因此, 本文研究除了继续把英汉时空差异论作为阐释性理论框架, 将研究对象聚焦中国时政文本及其块构话语和目标英译。

本研究发现政治话语中的块状构式表征亮点鲜明、特色突出, 其中“四左右”块构频次特征尤其抢眼(曹环等, 2023; 刘绍龙、王柳琪, 2021; 曹环、刘绍龙, 2021)。近 80% 人类语言由组块搭建, 其单位大于单词, 现频及用频双高, 虽图示化程度有异, 均为程式化的预制语言模块。Goldberg (1995: 4) 提出语言构式性 (constructionality) 概念, 并指出构式语言具有形义整合性, 在交际中能整存整取; 后将其定义为形式-功能对 (form-function pair) (Goldberg, 2003 & 2006)。本研究即聚焦这类汉语块状构式, 它们除具备结构预制性、整体存取性、中介性、共时性、层级性和动态性, 亦涵习语性、块状性和可调变性等特质(曹环、刘绍龙 2021)。

汉民族强空间性思维偏好造就了汉语语言编码呈空间聚合关系, 词间句间以意统形、形散神聚, 块状性和离散性表征突出。而英语则强调语言形式与结构的完整性, 借各式形态手段行显性勾连、以形显意, 表现出强时间性思维趋向。在汉语空间性偏好下, 。。。?“形散神聚、言简旨丰”(王文斌、高静, 2019), 它预示着汉语生成的潜隐特质和形义表征的非均质性或不平衡性。对此, 赵轶哲、王文斌 (2020) 从汉语偶对式四字格成语角度进行了探究。继生成语法后, 构式语法和认知语法亦强调, 在语言识解中, 语义和语用因素 (semantic and pragmatic factors) 具有重要的作用。Goldberg (1995: 6) 指出, “微妙的语义和语用因素对于理解语法构式所受到的限制是至关重要的”(刘源, 2019)。基于此种句法语用相融观(陈满华, 2009)和汉语强空间性, 本研究探究“四左右”块状构式及其块构联合序列其内外兼修, 无论块内还是块间组配建构均凸显各自认知生成特色。语言识解亦呈连续统特征, 局部观与全局观兼并; 故而, 需要管中窥豹, 亦需宏观统览; 既要关注块内构建与识解, 亦要探究块间构搭与探释。下文将依此思路, 对“四左右”汉语源语块状构式块内和块间的语言构造及其英译识解分别进行探析。选取的中国时政话语语料均标明出处, 目标译文为官方发布(源自国家中外联合翻译团队)。

3. 块状构式强空间性特质下的块状性和离散性

汉语中的“四字格”彰显形与义的不平衡性, 动因在于生成时, 承载重要信息的若干关键词语以义统领、彼此拼贴, 进而以简表意, 达到交际目的(王文斌、柳鑫淼 2020: 25)。本研究所涉的“四左右”块构同具此特征。那么, 在外译中, 势必需要译者对源语块构的块内语义逻辑进行识解和重现。试看下面的例子。

例 1: 但李舜臣将军刚直不阿、一生忧国忧民, 追求正义, 几处逆境而无悔无怨。(人民日报, 2001)

例 2: 许许多多/无怨无悔、倾情奉献的无名英雄, 他们以普通人的平凡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习近平新年致辞, 2020)

例 3: 广大人民群众坚持爱国奉献, 无怨无悔, 让我感到千千万万普通人最伟大, 同时让我感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习近平新年致辞, 2018)

此三例中, 短短三个汉语句, 却能解析出多至 13 个四字块状构式(如下划线所示), 足见块构在我国时政语言生成建构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四字块构多为结构—语义稳定的习语性惯用表达, 它们兼顾了结构、质量及“整体性”加工 (Holistic Processing); 具有词构性与句构性, 言简意赅, 表达力强、形式内容兼具, 功能多元, 生命力强。形式上表征统一, 均呈现“2+2”的音律节奏, 它们在认知层面精准顺应了记忆限度的容量敏感点, 离散对称、铺成展叙, 逐块推进。然而在语义结构层面上, 却表征各

异。有定中偏正式, 如“无名英雄”; 有状中偏正式, 如“几处逆境”、“倾情奉献”; 有动宾式, 如“追求正义”; 有联合式, 如“刚直不阿”、“忧国忧民”、“无怨无悔”、“无悔无怨”、“人民群众”、“爱国奉献”, 亦含双叠联合式, 如“许许多多”、“千千万万”。

汉语语言基因决定了汉语注重将有形事物进行空间性、离散性聚合。在上述三类块构句式, 最夺人眼球的莫过于两个 ABAC 式四字块“无怨无悔”和“无悔无怨”。基于二分法, 均可析出“无怨”和“无悔”两个并列的对偶成分, 其间未使用形态手段和连接词, 由语义引导结构, 内部构元位置可颠倒互换, 表现出非线性的空间性特质, 形散而神聚。英译时, 该如何识解源语的语义逻辑, 进行目标语认知构建? 试看以下两个译文:

译文 2: Numerous unsung heroes, with neither complaint nor regret, work with dedication. They are ordinary people living extraordinary lives.

译文 3: The people have made sacrifices for the good of the nation without regrets or complaints. I feel the millions of ordinary Chinese are the greatest, and I also feel that happiness is achieved through.

相较汉语而言, 英语偏用词汇及形态手段, 将层级大小成分勾连、衔接及延续, 即进行时间性语言编码。译文 2 和 3 分别对应例 2 与例 3(例 1 未见其语料对应英译)。同为“无怨无悔”, 其英译中“complaint”和“regret”位置灵活, 前后皆可, 体现了对源语离散性及可逆性的顺应。此外, 采用了“with neither...nor...”及“without...or...”的词汇语法手段将源语语义关系显化, 并将其勾连在整句的一维线性构架之中, 体现英语的时间性编码偏好。

相似的联合式块构语料在时政话语中比比皆是, 例如: 我们通过奋斗, 披荆斩棘, 走过了万水千山(习近平新年致辞, 2021)。其英译“We have strived, broken through brambles(披荆) and thorns(斩棘), and crossed ten thousand rivers(万水) and thousands of mountains(千山)”将源语并列语义逻辑凸显, 并辅以词汇手段“and”前后共用 broken through, 建构出目标语言的线性序列, 以致源语块状构式的块内语义微逻辑一目了然。然而, 笔者发现在一些并列联合的四字块构中, 其形义呈非均质性表征, 即: 语义较为潜隐, 识解并不容易, 为翻译重难之处。

4. 块构话语块内形义非均质性表征及英译识解

承接上文所述, 该部分从 ABAC 式四字块构切入, 分析源语语义潜隐的认知动因及其英译识解。

例 4: ①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2020)

②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完善便民、无障碍设施, 让城市更宜居。(政府工作报告, 2020)

例 5: 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 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是推进强国强军的必然要求。(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讲话, 2018)

例 4 和例 5 共出现了五个 ABAC 式且节律感为“2+2 式”的四字块构: 高质/高效、富裕/富足、宜居/宜业、宜业/宜居、强国/强军。其中, “高质/高效”和“富裕/富足”语义表征明晰, 分别为 NP 和 AP 联合结构, “质”和“效”、“裕”和“足”在块内语义地位均衡, 表现出离散可逆的语义勾连特质, 识解容易。目的语的时间性语言优选表征会使其在顺应源语块状离散上, 进行勾连性完型, 除质、效、裕、足的语义突显, 也会采用语言与形式手段完成语义勾连和延续。译文“affluent and well-off(译文 4 ①)”用 and 勾连了“裕”和“足”的语义; 译文“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译文 4 ①)”中“质”、“效”逆性输出, 顺应了源语的空间性偏好, “the ...and...of”则是目的语一维线性的时间线偏好的体现。

译文 4 ①: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promot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make rural

areas suit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and ensure that farmers are affluent and well-off, he told the meeting.

另一对联合式四字块构,“宜居/宜业”(例 4①)和“宜业/宜居”(例 4②)节律相同,内部构元语序颠倒,显现空间性离散架构。在语言类型学视域下,现代汉语作为分析语,构元词序与语义关系存有直接关联。那么,对其识解是否如前文示例同样呈现均质性表征?目的语对 4①和 4②的翻译是否应顺应此离散可逆的表象?北语 BCC 语料库统计得出:“宜居宜业”和“宜业宜居”词频分别为 205 和 58,对重约为 4:1,前者的优选倾向明显。显然,简单的结构形式分析已不能解释此语言现象,需要深层次的思维剖析。

中国哲学关于本体论的思考始于老子,其《道德经》有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对“道”、“有”、“无”的本质及彼此关系的哲学思考,赋予中国哲学宇宙论特点。从老子到其后老庄、魏晋王弼等思想家的哲学探究实则建构在“道/无一有”这种“整体一个体”的思想框架中,赋予了汉民族整体观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海德格尔(1996)在其书《形而上学导论》通过语言澄明“在者”的哲学内涵,佐证了哲学思维与人类语言的互通关系。进而,中国哲学思想中对万事万物的空间性关怀和整体与个体关系的探究,势必潜隐在汉语语言阐释之中。那么,“居”和“业”孰前孰后呢?民言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强调整体的重要性;再有“先成家后立业”将“业”置于“家”这种空间概念之后。故而,对于汉民族思维而言,“居”应为“业”的语义逻辑前提,因安身立命之后才易建功立业。

那么,低频的“宜业宜居”的认知生成路径又怎样?回观语料,其所处语境均为政府招商引资、工/商业园区定位、新区规划、特色小镇建设等(如例 6 所示),需要吸引资金投入涌入,拉动区域建设,形成完备生活配套,引促民众入住安家。可见,这些语境之中“业”服务于“居”,而“居”是民众思维认知的参照点,巧与前述整体观不谋而合。

例 6: ①青岛中德生态园发展定位为“打造以高端制造业为核心……宜业宜居、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园区”。(人民日报,2011.09.18)

②将“碧桂园科技小镇”打造成“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社会性枢纽型的双创新社区”。(人民日报,2016.08.16)

故而,回到例 4 语境,相较于①,②更需斟酌。此块构为“宜业宜居”,将构元“宜业”置前,体现了汉语语言形式空间性特质的离散可逆性。然而,就整体语境而言,政府强调房子的属性并将它定位为“住”而非“炒”,强调民众服务设施的建设愿景。因此,该块构的语义逻辑潜隐着汉民族哲学空间思维的整体观,目的语译文应还原其“整体一个体”关系。

译文 4②: Acting on the principle that houses are for living in, not for speculation.....We will improve urban amenities and accessible facilities, and make our cities places that people enjoy living and working in.

译文 4①和 4②中,此二例块构的翻译路径存有差异,①将其译为动词词组 make rural areas suitable to live and work in 嵌入主句的述谓结构中,而②将其译为定语从句 that people enjoy living and working in 修饰先行词 places。此外,两者均采用词汇(and)及语法手段(that clause 等)突显了目标语译文勾连延续的一维线性表征,顺应其时间性偏好。然而,语义认知上两者表现一致,未因结构形式差异而行异相识解,译文均聚焦为“...live and work in”,一致凸现了源语深层哲学观下的民族思维动因。

此外,例 5 中“强国强军”四字块构,亦为“2+2 式”节律块及联合结构。其如前所述,源语极具空间性偏好,结构形式上离散可逆,故可预见“强军强国”块构的生成。经 BCC 语料库求证,其确有存在,然而频次差异特别突出。“强国强军”多达 153 例,而“强军强国”仅有 10 例,对重约为 15:1,前者整存整取优势显著。那么,频次高低有别的认知驱动是什么?语义是否能顺应形式,从而译为联合结

构?

洪堡特(2010: 52-54)曾指出:语言是精神发展过程的阐释依据,其发生归因于民族的智能特性。而这种智能特性则潜含在每种语言的结构之中。如果说“居”和“业”阐释了汉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哲学追问,那么“国”与“军”体现了汉民族对国家和大局的哲学认知。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有如:“天人合一”、“天人相类”、“天人相通”等,汉民族喜好综合思辨,表征出整体优先于个体的思维认知,亦恰好阐释了汉民族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的文化倾向。回归语料库,“强军强国”均出现在军事类语境,如谈论军人使命、军队历史功勋、部队建设等(如例7所示),集中表现的是军人军队为国服务,体现出语义情景差异驱动下的话语生成路径。

例7: ①不一样的年代,一样的奉献。不一样的事迹,一样的传承。不变的,是航空人守护家园、强军强国的赤子情怀和不老忠诚。(人民日报,2012.12.10)

②固本清源、圆梦强国的今天,军人担负着有别于以往任何时期的特殊使命:强军强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7.29)

依分析可知,国家之于部队,国家之于军人,是集体之于个人,体现的是中国哲学思想的集体观。基于此,“强国强军”形式上的联合并列并不能预设语义上的联合并列,其潜隐着“整体一个体”的民族思维驱动。因而,译入目的语时不能简单地顺序而译,需挖掘其深层语义,进行识解和重新架构。

译文5: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military in the new era is a prerequisite for implementing the great new project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y, and for building a strong country with a strong military.

译文并未出现 a strong country and a strong military 的并列联合结构,而是用介词短语 with a strong military 置于 a strong country 之后,做 NP 中心语 country 的补足语([NP[Det a][Adj strong][N country][PP[P with] [NP[Det a][Adj strong][N military]]]]),直观呈现了国与军的整体与个体的关系。除此示例,笔者亦做了求证,发现该块构在时政话语中频现,在具体语境中虽句法功能不尽相同,目标译文处理途径随之略有差异,但却均以汉民族整体观空间思维偏好为认知参照点,保持 NP (a strong country with a strong military) 核心不变。

可见,源语四字构式存形式与语义的呈非均质性对应关系,英译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汉语空间性偏好驱动下的构元形式上的离散和可逆分布,而且要探究汉语空间性思维驱动下的语义认知潜隐,以化解块构“形式短小”与“内容无限”之间的张力矛盾。

5. 块状构式联合序列中块间形义非均质性表征及英译识解

除“四左右”块构,汉语空间性特质下的块状离散性组构表征亦表现在多子块联合构式序列上,如“凑双式”、“三X式”、“多X式”等(曹环、刘绍龙 2021, 刘绍龙、王柳琪 2021)。下以习近平主席 2021 年新年致辞话语为例,解释一二。如“新年将至,惟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惟愿和顺致祥、幸福美满!”就存有两个“凑双四”(4+4/4+4, 2×(4+4))联合构式:“山河锦绣/国泰民安”(4+4)及“和顺致祥/幸福美满”(4+4)。再如:“‘一国两制’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就存有一个“三三式”(3+3+3, 3×3)联合构式。

这些多子块联合构式序列表征也是中国时政话语的特色亮点,凸显汉语强空间性的表征特质,其生成凭字词间的空间聚合,化繁为简、循意成句。然而,这些多子块联合构式乍看形式工整,然若细究内构,却不尽均质对应,如“三三式: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虽形式为工整的“三音韵律”,深层却是两个述补结构和一个述宾结构,块间语义递进又互为因果。故而,于“四左右”多子块联合构式而言,外译过程中必然需要在块内构建识解的基础之上,同要探释其块间语义语用搭构。下文示例中,源语中

圆圈数字标注块构序列中子块构的序号, 而译文中圆圈数字标注对应序号源语子块构的译文。

例 8: 坚持说实话①、谋实事②、出实招③、求实效④.....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17.10.18)

例 8 可见一个“四三式”(3+3+3+3, 4×3)联合构式序列“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 各子块为三音律节奏, 形式表征统一, 在认知上顺应“四左右”记忆限度, 离散对称、逐块推进, 体现了源语的“空间性”偏好(spatiality preference)。同时, 各子块均为动宾结构, 那么, 是否就预示着语义语用与形式的均质对等呢? 认知语法与构式语法均强调语义和语用因素(Langacker, 2004; Fillmore et al, 1988), 构式主义理论亦指出要重视对事件、事情状态理解的微妙方面(subtle aspects)(Goldberg, 1995&2003)。据此, 深探此“四三式”联合构式序列, 可见, 块间关系并非联合式, “说实话”和“出实招”实为手段, 而“谋实事”和“求实效”则为目的, 即①手段+②目的+③手段+④目的。故而, 英译时不能囿于形式, 而忽视块间的语义语用关系。

译文 8: We should be open and frank①, take effective measures③to address real issues②, and seek good outcomes④....We should have the perseverance to hammer away until a task is done, and make concrete, meticulous, and effective efforts in all our work.

译文 8 中共用四个目标语块构对应例 8 中的“四三式”联合构式序列中的四个三字块, 依序分别对标源语①③②④块构, 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源语块状离散性的空间性特质, 完成认知还原, 即: be open and frank(说实话), take effective measures(出实招), address real issues(谋实事), seek good outcomes(求实效)。然而, 目标语英语有“时间性”偏好(temporality preference), 采用了如“we”、“to”及“and”等词汇语法形式与手段完成勾连和延续, 与源语形断意连的“空间性”偏好形成了鲜明对照。“We”体现了译文对源语主语潜隐的凸显, “to”实现了对源语块构序列的目的语义语用的显现, “and”将源语块构序列的两个目的进行勾连。

例 9: 党中央号召.....以史为鉴①、开创未来②, 埋头苦干③、勇毅前行④,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

例 9 与例 8 有相通之妙, 亦有相异之处。放眼观之,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是四个块构形成的联合序列, 各子块为四音律节奏, 咋一看或为“四四式”。然因标点使用差异, 实为一个“双双四式”(4+4/4+4, 2×(4+4))联合构式序列, 既顺应了“四左右”认知记忆限度, 又离散展铺、块状推进。此外, 例 9 “双双四式”联合块构序列中, 块间在语义语用上亦表现出手段和目的关系, 与例 8 视乎存同, 但亦有异。例 9 中“以史为鉴”、“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均为手段, 且语义递进; 而“开创未来”则为目的, 即①手段+②目的//③手段+④手段。

译文 9: The Central Committee calls upon... We will learn from history①, work hard③, forge ahead ④for a better future②, and make tireless efforts to realiz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译文 9 依序以四个块状构式分别对标源语①③④②块构, 既顺应源语的空间性特质, 又同时凸显了目标语的一维线性思维特质下的时间性偏好。“We will”将源语空间性特质下潜隐的主语及时态显现。同时, 并列三个目标语块状构式“learn from history”, “work hard”, “forge ahead”对应源语中的三个四字块构, 即例 9 中①③④, 体现了译文对源语块构序列块间语义语用识解的显现; 此外, 使用介词“for”勾连“a better future”, 表达了语境中的目的, 对应例 9 中第二个四字块构, 进一步显现对源语块构联合序列块间形式与语义语用非均质性的识解和凸显。

除“双双四”块构联合序列之外, 汉语块状离散性组构表征的空间性特质自然也预示着“X 四式”的联合块构序列范式, 下面试看两例“五四式”联合块构序列。

例 10: 我们应该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建设持久和平①、普遍安全②、共同繁荣③、开放包容④、清洁美丽⑤的世界。(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50 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2021.10.25)

例 11: 新的征程上, 我们必须.....全面推进政治建军①、改革强军②、科技强军③、人才强军④、依法治军⑤,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例 10 和例 11 均各可见一个“五四式”联合块构序列, 即每个序列均有五个四字块构铺排展成, 分别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和“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源语强空间性表征下的离散块状性结构, 其容允灵活多变的组构方式, 即使表层语法形式不充分, 然只要能意合而理通, 即成合理表达(赵轶哲, 2021)), 故具强劲的内生性。构式主义理论的第二准则强调要重视微妙方面的理解, 其指向的是纯句法层面所不能凸显的语义语用因素(Goldberg, 2003:3)。那么, 这些四字块构联合序列的子块之间是否具微妙之处呢?

例 10 中, 五个四字块构虽均为四音节律, 然块内却表现出 NP (①②③) 和 AP (④⑤) 的两种语义逻辑。微观来看, 依据 XP 规则, 两个 AP 内部又为联合并列结构, 即: AP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AP (开放/清洁)+AP (包容/美丽), 其中并列的两个 AP 均只有中心语 A (开放/清洁/包容/美丽); 三个 NP 的内部为偏正式逻辑构造, 即: NP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A (持久/普遍/共同)+N (和平/安全/繁荣)。宏观而言, 整个序列块构间又为联合并列式逻辑, 三个 NP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和两个 AP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共同修饰句中宾语“世界”。源语注重隐形连贯、以意统形的特征可见一斑。

那么, 译为目标英语时, 能否依形顺序而译? 英语中可见形容词或名词置前修饰名词, 却鲜有名词词组置前修饰名词, 况且并列结构的句法要求仅允同类型并列。显然该构式序列的英译需要另辟蹊径。英语常借助各种形式手段连接词语、分句或从句, 强调句子形式及结构完整(连淑能, 1993:48-53; 赵轶哲, 2021), 这种以形显意、显性勾连的表征正是英语时间性偏好的驱动结果(王文斌, 2019)。构式压制下, 该构式序列受到了语法限制, 对其限制的理解无疑与微妙的语义语用因素息息相关。进而, 译入目标语时, 需要进行源语块构的语义语用重组。两个 AP 内部均为联合式, 故而可拆为四个中心语(开放/清洁/包容/美丽)前置并列修饰宾语, 而三个 NP 则需另采用其他形式手段予以勾连。

译文 10: We should jointly promote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n open, inclusive, clean and beautiful④+⑤ world that enjoys lasting peace①, universal security②and common prosperity③.

译文 10 中明显可见既有对源语形式的顺应, 亦有对源语语义语用的识解与重组凸显。译文“an open, inclusive, clean and beautiful world”划线部分可见对源语两个 AP 中心语的同类型并列重组, 而 an 的增添为英语勾连延续的词汇手段。译文“that enjoys lasting peace, universal secur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采用增译法, “enjoys”为增译内容, 将源语中①②③的 NP 块构完美地进行了语义语用重建, “that”体现了目标语对源语 NP 块状构式的微妙语义语用因素识解重建的显性勾连手段, 彰显了译语的时间性偏好。

再看例 11 中的“五四式”联合块构序列“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汉语的分析语特质具备经济性, 即可以用“最经济的短小形式表达无限的内容”(戴庆厦, 2017: 5; 赵轶哲,

2021)。这五个块状构式均受人类认知记忆限度制约, 表征为四音节律, 而其内部又为“2+2”的双音序列构式。韵律句法学观之, 语言有时为满足韵律需求牺牲句法和语义(冯胜利, 2000:2; 刘玉梅, 2015: 57)。此例中①②③④⑤的第二个双音构元结构统一, 均为动宾式, 即“建军/强军/强军/强军/治军”。然而, 第一个双音构元表征不同, ①②③④中“政治/改革/科技/人才”表征为NP, 与各自块构内部第二构元整体呈主谓式结构; 而⑤中“依法”则为动宾式, 与块构第二构元整体呈偏正式结构。

构式结构中, 若音律为压制驱动时, 语义往往会让位于音律(刘玉梅, 2015: 57)。该构式联合序列中, 相对形式而言, ①②③④⑤语义均存潜隐。其中, ⑤最为明晰, 意为“依据法律来治理军队”; 其次为②③, 意为“通过科学技术和改革强化军队”; 再者为④, 表面上或可与②③均质识解, 但是实际所言为“通过培养人才来强化军队”。最难识解的为①, “政治”的语义范畴过于抽象, 又为西方意识形态中涉及中国的敏感词汇, 稍有不慎会产生不良的传播效应。参见党政文献资料可知: “政治建军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 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 保证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 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 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中国日报网, 2015)。进而, 兼并考虑外译的达意准确度和译者接受度, ⑤实可识解为“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或强化军队对党的忠诚”。

译文 11: On the journey ahead...We will tak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political loyalty of the armed forces①, to strengthen them through reform and technology②/③ and the training of competent personnel④, and to run them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⑤....safeguarding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译文 11 中可见目标语对源语的空间偏好下块状离散性特质的顺应, 共用了三个“to 不定式”目标语构式一定程度上还原源语的“五四式”联合块构序列。同时, 受到目标语“to 不定式”的构式压制以及句法上并列的影响, 源语①②③④⑤四字块构被译(或合译)为动宾结构, 即: “to enhance the political loyalty..., to strengthen them..., and to run them...”。其中, “to..., to..., and to...”为目标语勾连延续的形式手段, 体现出目标语一维线性的时间性思维偏好, 与源语行文散连、骈列推进、形散神聚的空间性思维形成鲜明对比。如前源语义潜隐分析所释, 译文对五个四字块构均做了语义语用重组和凸显, 译文用“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识解“依法”; 用“strengthen them through reform and technology and the training of competent personnel”将源语②③④块构合译, 其中“改革”和“科技”合二为一, “人才”的内涵“培育人才”也予以了更精准的阐释; 用“enhance the political loyalty of the armed forces”将“政治建军”的语义内涵“增强军队的忠诚度”精准传达。进而, 在译入目标语时, 源语语言基因决定的形义的非均质性表征, 均进行了条分缕析、具体投射的认知再加工, 依语义语用内涵进行了译文识解重组。

例 12: 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必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浚其源①、涵其林②, 养正气③、固根本④, 锲而不舍⑤、久久为功⑥。(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18.6.29)

汉语中除上文例 8-11 所列的由某一字格数构成的块构联合序列外, 尚有更为复杂的组合型块构联合序列。例 12 即存一个组合型块构联合序列“双双三+双四式”(3+3/3+3/4+4): 浚其源/涵其林(①+②)//养正气/固根本(③+④)//锲而不舍/久久为功(⑤+⑥)。这样的语句组合方式超出了单纯的语义组合性原理(principle of semantic composition), 是为更高版的意合手法, 表征为语言形式具不完整性, 词语或小句准允缺省一些结构成分, 进而直接组合、跳跃达意(袁毓林, 2017: 171; 赵轶哲, 2021)。该组合型块构联合序列中的构元, 尽管在复杂度、规约度、图式度和固化度上存异有别, 然而均为“形一义配对体”, 体现出语言高度概括的经济性特征。因受音律压制, 语言在现实体验中不得不牺牲句法和语

义, 就该组合序列而言, 因源语空间性偏好以意统形, 块构序列中语义语用逻辑并未显化, 形义非均质表征突出, 为识解难点。此外, 本例中潜隐的修辞格更是让识解难度再上一层。

语言表达是人类体验感知基础上进行范畴化认知加工的产物, 语言中的修辞格同样如此, “一切修辞格均为认知加工的结果” (王寅, 2010:47-48)。例 12 中谈及的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这一论点, 因“政治生态”为抽象性概念, 言者借“自然/环境生态”予以阐释。认知语言学范式下, 人类凭借某一领域的体验识解另一领域感知, 视为隐喻。该认知机制有助于构建语言概念, 延展语义, 进而形成语言多义网络。语料中“源”、“林”均为自然生态隐喻范畴, 故而, “双双三” (①+②//③+④) 构元序列潜隐的语义语用逻辑应识解为: “如自然生态建设一样, 政治生态建设亦需浚源涵林, 进而养正气、固根本”, 即: ①+②是隐喻修辞构式, ③+④为目的结果。此外, “双四式”构元序列 (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亦表现出源语鲜用形式手段, 语义引领、神聚形散的非线性化空间偏好。⑤和⑥为高规约度的实体四字块构, 两者形成语义重复联合, 在整个组合构式序列中承担“手段/方式”的语义逻辑, 即: 通过“锲而不舍、久久为功”的努力, 达成“养正气、固根本”的目的。

译文 12: *Fostering a healthy political environment...must be made a basic and regular activity in reinforcing our Party's political foundations. Like tend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by clearing up the sources of waterways ① and cultivating forests②, we need to make long, tenacious efforts⑤+⑥ to foster political integrity③ and build a strong foundation④.*

基于例 12 源语语义语用潜隐分析, 其空间性特质下的块状离散性表征跃然纸面。译文用目标语构式阐释源语块构,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源语块状性特点的顺应, 同时译文依序分别对应源语①②⑤+⑥③④, 反证源语块状构式离散铺排展陈的特点及形义非均质的表征。译文 12 斜体呈现的粗体词句, 凸显了译文时间性偏好驱动的形式勾连延续手段。这些词汇、形态和语法手段, 不仅将源语中隐喻凸显, “Like tend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又将语义逻辑的“手段/方式”展现, “by clearing up the sources of waterways ① and cultivating forests②”; 亦将语义“目的”阐明, “to foster political integrity③ and build a strong foundation④”。此外, “we need to”为源语潜隐主语的再现。至此, 译文语言基因与血脉中的“重形合”的时间性偏好得以栩栩流现。

概括而言, 源语中涌现的多子块联合构式序列兼其组合型序列, 将汉语空间性民族思维对语言的驱动力演绎的更为淋漓尽致。认知构式语法视角下, 无论是“凑双式”、“多 X 式”亦或其他范式, 其形式与语义的非均质性对应关系更为突出, 实为英译过程中的认知识解壁垒。

6. 结语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 汉语时政话语中的块状构式及 (组合型) 块状构式联合序列特色突出, 为翻译中的高原难点之一。本文通过英汉时空性差异的理论视角, 阐释了汉语特色话语块状散性的空间性特质, 以及高水平英语译文勾连延续的时间性特质。同时, 认知构式语法视域下, 源语空间性特质预示其块状构式块内及 (组合型) 块状构式联合序列块间均存明显的形义非均质性表征, 为源语理解和译语重构的重点与难点。

本研究基于语料, 提取了不同复杂度的块状构式及 (组合型) 块状构式联合序列话语, 从汉语强空间性的理论视角, 对特色话语进行了构造理论阐释和范式描述; 在翻译过程中, 亦从目标译语强时间性的理论维度, 对源语的语义语用识解和目标语的认知重构做了理论剖析, 对译文的加工范式理论描述。这些层面于原创性上有所突破, 亦在双语识解、化解跨语言矛盾层面获得了一定的学术发现。

基金项目

本论文是下列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年度课题（中国时政块状话语识解与外宣翻译的认知语文学研究，课题编号：24NDJC206YB）；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研究基地委托课题（人机耦合模式下时政块状话语的潜隐识解与英译重塑，2024WGYWH07）；及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中国时政块状话语的形义非均质性及其英译识解，课题编号：25XSYT044）。

参考文献

- [1] Cowan, N. 'The magical number 4 in short-term memory: A reconsideration of mental storage capacity [J].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 2001, 24(1):87-185.
- [2]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Language[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3, 7, 219 - 224.
- [3] Goldberg, A.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s in Langua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4] Goldberg, A.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 [G]// T. Holfman & G. Trousdale.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27-38.
- [5] MacGregor, J. M. Short-term memory capacity: Limitation or optimiz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87.94(1):107-108.
- [6] Nattinger, J. R. & J.S. Decarrico. Lexical Phrases and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7] Wray, A. Formulaic sequ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Principle and practice[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0, 21(4):463-489.
- [8] 曹环, 刘绍龙. 中国时政话语块状构式的认知生成限度研究——记忆限度理论下习近平新年致辞认知组块特色[J]. 现代教育与实践, 2021(3):9:144-147.
- [9] 曹环, 王柳琪, 刘绍龙. 中国时政特色块状语生成的记忆限度制约及其英译顺应[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3 (01), 129-137.
- [10] 方梦之. 思维科学与翻译学[J]. 福建外语, 1992, (Z1):5-7.
- [11] 黄友义. 中央文献翻译：构建国际传播的最后一公里. 第六届中央文献翻译与研究论坛. 2021.12.18. Retrieved from: <https://v.ttv.cn/watch/xisu1218>.
- [12] 刘绍龙, 王惠, 曹环. 中国特色“块状”话语及其英译研究——英汉时空性思维差异视角[J]. 中国翻译, 2021, 42(06):125-133.
- [13] 刘绍龙, 王柳琪. 中国特色时政“块状话”的认知心理学研究——记忆限度理论下多文本“组块”特色探究[J]. 语言与文化论坛, 2021(3).
- [14] 赵轶哲. 论汉英习语的时空性差异[D].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
- [15] 倪宝元. 修辞和修改[J]. 当代修辞学, 1987, (06):27-30.
- [16] 施春宏. 从构式压制看语法和修辞的互动关系[J]. 当代修辞学, 2012(1).
- [17] 王柳琪, 刘绍龙. 论纵/横范式视域下译者双语关联/非关联块构表征加工[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3).
- [18] 王文斌, 赵轶哲. 论超常规四字格成语与汉语强空间性表征的同质性[J]. 当代修辞学, 2021(01):10-18.
- [19] 王文斌. 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2).
- [20] 王文斌. 论英汉表象性差异背后的时空特性——从 Humboldt 的“内蕴语言形式”观谈起[J]. 中国外语, 2013(3).
- [21] 王文斌.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 [22] 荀恩东, 饶高琦, 肖晓悦, 臧娇娇. 大数据背景下 BCC 语料库的研制[J]. 语料库语言学, 2016 (1).
- [23] 习近平谈“政治建军”有啥深意 [N]. 中国日报网, 2015.02.04.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inadaily.com.cn/interface/toutiao/1138561/2015-2-4/cd_19486952.html
- [24] 杨明星. 外交语境中“中国梦”核心话语英译辨析[J]. 中国翻译, 2016, 37(06):86-91.
- [25] 杨明星. 论外交语言翻译的“政治等效”——以邓小平外交理念“韬光养晦”的译法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8(05):90-94.
- [26] 袁毓林. 汉语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和描写体系[J]. 汉语言学新视界, 2017(2).

- [27] 赵轶哲, 王文斌.从偶对式成语非均质性及其英译看汉语的强空间性特质[J].上海翻译, 2020(03): 23-28+95..